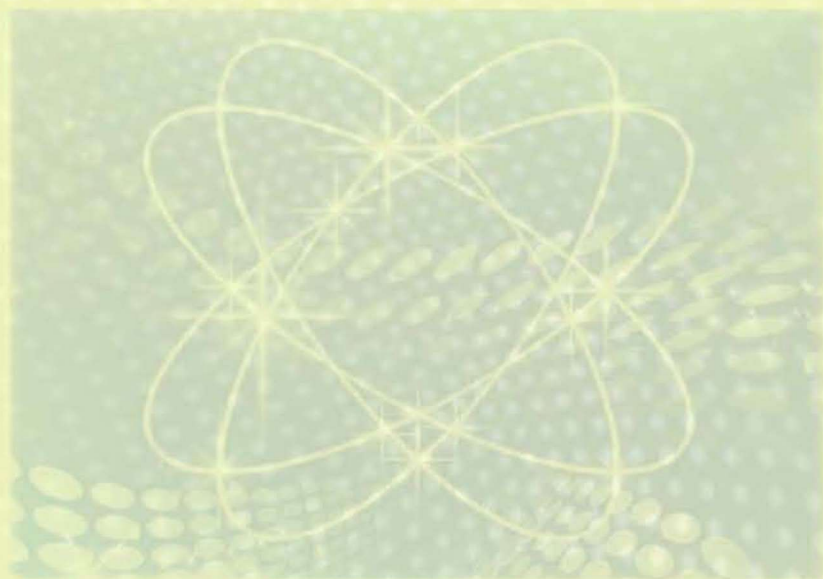


曾国藩家书

古敏 主编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曾国藩家书

古敏 主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理财篇

禀祖父母·述告在京无生计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十八日孙在京发第八号家信，内有六弟文二篇，广东事抄报一纸，本年殿试朝考单一纸，寄四弟、六弟新旧信二封，绢写格言一幅，孙国荃寄呈文四篇、诗十首、字一纸，呈堂上禀三纸，寄四弟信一封，不审已收到否？

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，系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发，得悉一切，不胜欣慰。

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。国荃于三日微受暑热，服药一帖，次日即愈；初三日复患腹泻，服药二帖即愈。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，比请郑小珊诊治，次日添请吴竹如，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，三日内服药六贴，亦无大效。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，专服凉药，渐次平复，初一二两日未吃药，刻下病已全好，惟脾元尚亏，体尚未复。孙等自知细心调理，观其行走如常，饮食如常，不吃药即可复体，堂上不必挂念。冢孙妇身体亦好，婢仆如旧。

同乡梅霖生病，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廿五日子时仙逝。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，系陈岱云、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，吴甄甫夫子（戊戌总裁）进京赙赠百两，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。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金，其余尚可周恤遗孤。

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诸事殷繁，荃孙亦未得读书。六月前寄文来京，尚有三篇孙未暇改。

广东事已成功，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、蓝翎者共二百余人。将上谕抄回前半节，其后半载升官人名，未及全抄。

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。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调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说法？望于家信内详示。

孙等在京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初即须借账，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，不胜愧悚①。吴春冈分发浙江，告假由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余容续禀，即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跪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愧悚：羞愧。

【译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十八日，孙儿在京城发了第八号家信，里面有六弟的文章二篇，广东事情的抄报一张，今年殿试朝考单一张，寄给四弟六弟的新信旧信二封，绢写格言一幅，国荃寄的呈文四篇、诗十首、字一张，呈堂上禀三张，寄给四弟信一封，不知道已收到没有？

六月初五接到家信一封，是四弟四月初十在省城所发，得知一切，非常欣慰。

我近来身体安康。国荃在三日稍微受了点暑热，吃了一服药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初三又患腹泻，吃了两服药，才好。曾孙甲三在二十三日腹泻不止，立刻请郑小珊诊治，第二天又请吴竹如，都说是脾虚并且受了暑热，三天中吃了六服药，也没有多大效果。二十六日又请京城王医，专吃凉药，逐渐好些，初一、二两天没有吃药，现在病已好了，只是脾元还亏，体重还没有复元。孙等自己知道细心调理，看他行走如常，饮食如常，不吃药即可以康复，堂上大人不必挂念，长孙媳妇身体也好，婢女仆人仍旧。

同乡梅霖生于五月中旬得病，天天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二十五日子时逝世。胡云阁先生也同日同时同刻仙逝。梅霖生死后一切事情，是陈岱云、黎樾乔与孙儿三人料理的，戊戌的同年们，出了奠金五百两，吴甄甫夫子进京馈赠百两，将来总计共可等到千余两。计划在京中的费用及灵柩回湖南的路费不过四百两，其余的还可以抚恤遗孤。

自五月下旬到六月初，事务特别繁忙，国荃也没有读书。六弟过去寄到京的文章，我还有六篇不得闲空没有改。

广东的事已经成功，因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翎的，共两百多人。现将皇上的手谕抄回前半节，后半升官的人名，没有来得及全抄。

昨天接到家书，才知道楚善八叔的竹山湾田，已在去年冬天归祖父大人买了。八叔的家里稍微安定，而我家就更窘迫了，不知祖父该如何调停？到了冬天，今年又该怎么办？望在家信中详细指示。

孙儿等在京城，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初就要借帐了，不能准备仰亭资费寄回，十分惭愧。吴春冈被派到浙江，请假由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其余的容以后再禀告，即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儿跪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）

禀父母·在外借债过年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，写十五日生女事，不知到否？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谕，知家中百凡顺遂，不胜欣幸。

男等在京，身体平安，孙男孙女皆好。现在共用四人，荆七专抱孙男，以春梅事多，不能兼顾也。孙男每日清早与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归上房。孙女满月，有客一席。

九弟读书，近有李碧峰同居，较有乐趣。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教，亦不督责。每日兄弟语笑欢娱，萧然自乐，而九弟似有进境。兹将昨日课文原稿呈上。

男今年过年，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银五十两。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，今冬乃绝无此项。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，是男在外有负累，而家无负累，此最可喜之事。岱云则南北负累，时常忧贫。然其人忠信笃敬^①，见信于人，亦无窘迫之时。

同乡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拟明年春初出京。男有干鹿肉托渠带回。杜兰溪、周华甫皆拟送家眷出京。岱云约男同送家眷，男不肯送，渠谋亦中止。

彭山岷出京，男为代借五十金，昨已如数付来。心斋临行时，约送银廿八两至勤七叔处转交我家，不知能践言否？

嗣后家中信来，四弟六弟各写数行，能写长信更好，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忠信笃敬：指忠诚可信，笃厚可敬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一月十八儿子写信，说十五日生了个女儿的事，不知收到没有？昨十二月十七日，接到手谕，知道家里百事顺遂，不胜欣幸！

儿子等在京城，身体平安，孙儿孙女都好。京城家里现在请了四人，荆七专门带孙儿，因春梅事情多了，不能兼顾的缘故。孙儿每天早晨，与儿子同时起床，便送他出外，晚上才接回上房，孙女满月，请了一桌客。

九弟读书，近来有李碧峰同住，比较有乐趣。儿子精神不很好，不能勤教，也不督责。每天兄弟笑语欢娱，怡然自乐，而九弟似乎有了进步。现将昨天的课文原稿呈上。

儿子今年过年，除花掉会馆房租六十千以外，又借了五十两银子。前天希望外面或者会送炭费，今年冬天绝没有这个项目。得知今年家里可以把旧债还清，儿子在外有负担拖累，家里没有，这是最可喜的事。岱云则南北两方面负

担扛累，时常忧贫。但是这个人忠诚可信，笃厚敬重；使人相信，也没有窘迫的时候。

同乡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准备明年春初离京。儿子附回干鹿肉。托他带回。杜兰溪、周华甫准备送家眷离京。岱云约儿子同送家眷，儿子不肯送，他的计划只得停止。

彭山岷离京，儿子为他代借了五十两银子，昨天已如数付来。心斋临走时，约定送二十八两银子到勤七叔处，转交我家，不知道他能照着办不？

以后家中来信，四弟、六弟各写几行，能够写长信更好。儿子谨禀。（道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）

禀父母·家中费用窘迫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去年十二月廿一日，发平安信第十七号，内呈家中信六件，寄外人信九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

男与九弟身体清吉。冢妇亦平安。孙男甲三体好，每日吃粥两顿，不吃零星饮食，去冬已能讲话。孙女亦体好，乳食最多。合寓顺适。

今年新正^①，景象阳和，较去年正月甚为暖烘。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。鹿肉恐难寄远，故熏腊附回，此间现熏有腊肉、猪舌、猪心、腊鱼之类，与家中无异。如有便附物来京，望附茶叶、大布而已，茶叶须托朱尧阶清明时在永丰买，则其价亦廉，茶叶亦好。家中之布附至此间，为用甚大，但家中费用窘迫，无钱办此耳。

同县李碧峰若不堪言，男代为张罗，已觅得馆，每月学俸银三两，在男处将住三月，所费无几，而彼则感激难名。馆地现尚未定，大约可成。

在京一切，自知谨慎。即请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新正：指新春正月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儿子与九弟身体健康，长媳妇也平安。孙儿甲三身体好，每天吃两顿粥，不吃零食，去年冬天已经能说话。孙女身体也好，吃奶很多。全家顺适。

今年新春正月，天气晴朗，比去年正月要暖和些。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供堂上大人食用。因路程远，鹿肉熏腊了一下。这里现在有熏腊肉、猪舌、猪心、腊鱼之类，与家里一样。如有便人来京城，希望只附茶叶，大布罢了。茶叶要托朱尧阶清明时节在永丰买，价格便宜，茶叶也好。家里的布，寄到这里，用处很大，只是家里窘迫，没有钱办这些。

同县李碧峰苦不堪言，儿子代为张罗，已找到教书的馆地，每月学钱三两银子。他在儿子这里住了近三个月，所费没有多少，而他却非常感激。馆地现在还没有定，大约会成功。

在京一切我自己知道谨慎。即请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）

禀祖父母·无钱寄回家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四月廿七日，呈家信第七号，内共有四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孙兄弟在京平安。孙妇身体如常。曾孙兄妹二人种痘后，现花极佳。男种六颗出五颗，女种四颗出三颗，并皆清吉。寓内上下平善。

逆夷海氛甚恶，现在江苏滋扰，宝山失守，官兵退缩不前，反在民间骚扰，不知何日方可荡平。天津防堵甚严，或可无虑。

同乡何子贞全家住南京，闻又将进京，谢果堂太守（兴峣）于六月初进京，意欲捐复，多恐不能。郑莘田（世任）放贵州贵西道，黎樾乔转京畿道，同乡京官绝少。

孙在京光景虽艰，而各处通挪，从无窘迫之时，但不能寄资回家，以奉甘旨之需^①，时深愧悚。前寄书征一表叔，言将代作墓志，刻下实无便可寄。蕙妹移居后，究不知光景如何？孙时常挂念，若有家信来京，望详明书示。孙在京自当谨慎，足以仰慰慈廑。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甘旨之需：指父母的生活需求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四月二十七日，寄了第七号家信，里面有四封信，不知收到没有？孙儿兄弟在京平安，孙媳妇身体如常。曾孙兄妹二人种痘后，现出痘情形很好。曾孙子种六颗，出了五颗，曾孙女种四颗，出三颗，都健康。全家上下平善。

洋人和逆匪在沿海闹得很嚣张，现在江苏滋扰，宝山失守了，官兵退缩不敢前进，

反而在民间骚扰，不知哪天才能平定。天津防范堵截很严密，或许可以无虑。

同乡何子贞全家住在南京，听说又将进京。谢果堂太守，于六月初进京，原来的意思是捐复，恐怕多半不能办到。郑莘田放了贵州贵西道。黎樾乔转任京畿道，那里同乡的京官很少。

孙儿的光景虽说很艰难，但到处挪借，从来没有受过窘迫，但不能寄钱回家，以奉侍父母祖父母的生活需要，时刻深深感到惭愧。前不久写信给征一表叔，说将代作墓志，眼下实在没有便人可寄。蕙妹搬家后，光景究竟怎么样？孙儿时时挂念，如有家信来京城，希望详细明白告诉我。孙儿在京自当谨慎，才能使堂上大人得到安慰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）

禀祖父母·先馈赠亲戚族人

【原文】

孙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月十四孙发第二号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孙身体平安，孙妇及曾孙男女皆好。

孙去年腊月十八曾寄信到家，言寄家银一千两，以六百为家中还债之用，以四百为馈赠亲族之用，其分赠数目，另载寄弟信中，以明不敢自专之义也。后接家信，知兑嘯山百三十千，则此银已亏空一百矣。顷闻曾受恬丁艰，其借银恐难遽①完，则又亏空一百矣。所存仅八百，而家中旧债尚多。馈赠亲族之银，系孙一人愚见，不知祖父母、父亲、叔父以为可行否？伏乞裁夺。

孙所以汲汲②馈赠者，盖有二故。一则我家气运太盛，不可不格外小心，以为持盈保泰之道。旧债尽清，则好处太全，恐盈极生亏；留债不清，则好中不足，亦处乐之法也。二则各亲戚家皆贫，而年老者，今不略为饮③助，则他日不知何如。孙自入都后，如彭满舅曾祖、彭王姑母、欧阳岳祖母、江通十舅，已死数人矣，再过数年，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，正不保何若矣！家中之债，今虽不还，后尚可还；赠人之举，今若不为，后必悔之。

此二者，孙之愚见如此。然孙少不更事，未能远谋，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，孙断不敢擅自专权。其银待欧阳小岑南归，孙寄一大箱，衣物、银两概寄渠处，孙认一半车钱，彼时再有信回。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遽：急速，迅速。

②汲汲：通“急急”。

③饮：帮助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月十四孙儿发了第二号家信，不知收到没有？孙儿身体平安，孙儿媳及曾孙儿、孙女都好。

去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曾经寄信到家，说寄给家用一千两银子，其中，用六百两还家里的债，用四百两送赠亲戚族人，分送数目另写在给弟弟的信中，表明我不敢自己专断的意思。后来接到家信，知道兑嘯山百三十千，那这笔银子便亏空一百两了。刚刚听说曾受恬堂上有丧事，他借的银子恐怕难以迅速付还，那么又亏空一百两。剩下的只有八百两，而我家的旧债还多。送亲戚族人的钱，是孙儿一个人的愚蠢见解，不知祖父母大人、父亲、叔父以为可行不？希望定夺。

孙儿之所以急于送赠，有两个缘故，一是我家气运太盛了，不可以不格外小心，作为持盈保泰的途径。旧帐还尽。好处太金，恐怕盈到极点便转为亏损；留点债不还清，就美中不足，但也是处于乐处的办法。二是各亲戚家都穷，而年老的，现在不略加资助，那以后不知怎么样。自从孙儿进入京城后，如彭满舅曾祖、彭王姑母、欧阳岳祖母、江通十舅，已死了几个，再过几年，则我们

想要馈赠的人中，还不知道能留下来几个！家里的债，今天虽不还，以后还可以还，送人的事，今天不做，以后便只有后悔了。

这两个说法，是孙儿的愚见。然而孙儿年轻不懂事，没有长远谋划一切，求祖父叔父作主，孙儿决不敢自己专权。这笔银子等欧阳小岑回湖南时带回，孙儿寄回一大箱，衣物、银两一概寄到他那里，孙儿负担一半路费，那时再有信回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）

禀祖父母·赠亲戚族人数目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、廿五两次所发之信，内祖父母各一信，父亲母亲叔父各一信，诸弟亦皆有信，欣悉一切，慰幸之至。叔父之病，得此次信始可放心。祖父正月手书之信，孙比收他处，后偶忘之，近亦寻出。孙七月二十发第九号信，不知到否？

八月廿八日，陈岱云之弟送灵柩回南，坐粮船，孙以率五妹丈与之同伴南归。船钱饭钱，陈宅皆不受。孙送至城外，率五挥泪而别，甚为可怜。率五来意，本欲考供事，冀^①得一官以养家。孙以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，宦海风波，安危莫卜，卑官小吏，尤多危机。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，孙在外已久，阅历已多，故再三苦言，劝率五居乡，勤俭守旧，不必出外做官。劝之既久，率五亦以为然。其打发行李诸物，孙一一办妥，另开单呈览。

孙送率五归家，即于是日申刻生女。母女俱平安。前正月间，孙寄银回南，有馈赠亲族之意，理宜由堂上定数目，方合《内则》“不敢私与”之道。孙比时糊涂，擅开一单，轻重之际，多不妥当，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减，方为得宜，但岳家太多，他处相形见绌，孙稍有不安耳。率五至家，大约在春初可以到家。渠不告而出，心中怀惭^②，到家后望大人不加责，并戒家中及近处无相讥讪为幸。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冀：希望。

②心中怀惭：感到惭愧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八月二十七日，接到七月十五日、二十五日两次所发的信，其中，祖父母各一封，父母亲、叔父各一封，各位弟弟也都有信，高兴得知一切，非常欣慰。对叔父的病，收到信之后，我才放了心。祖父正月手写的信，孙儿立即收到了别的地方，后来偶尔忘了，最近也找出了。孙儿七月二十发的第九号信，不知收到没有？

八月二十八日，陈岱云的弟弟送灵柩回湖南，坐的是粮船，孙儿率五妹夫与他结伴同回湖南。船钱饭钱，陈家都不收。孙儿送到城外，率五挥泪告别，很是可怜。率五的来意，本来是想考供事，希望得一个官位养家。孙儿认为供事必须十多年，才可以得做典史，官场风波，安危难测，官小职微，危险更多。每每看见佐杂人等，他们的下场没有几个好的，孙儿在外久了，阅历也多了，所以再三苦劝率五回乡，勤俭守旧，不必出外做官。劝了很久之后，率五才同意了。打发的行李各物，孙儿一办妥，另开一单呈上。

孙儿送率五回家，就于当天申刻生了一女。母女都平安。上次正月间，孙儿曾寄银子回湖南，有馈赠亲戚族人的意思，照理应该由堂上大人确定数目，才合乎《内则》“不敢私人给予”的道理。孙儿这时糊涂，擅自开了一个单子，在分送的轻重方面，很多地方不够妥当，幸亏堂上各大人研究斟酌，加以增减，才算合宜，但岳家太多，其他各处相形见绌，孙儿有点不安。率五大约在春初可以到家，他不告诉家里就出门，心里很感到惭愧，到家之后。希望堂上大人不加责备，并叫家里人和附近的人不要讥笑他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）

禀父母·送参冀减息银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膝下：

男于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会试房，四月十一日发榜出场，身体清吉，合室平安，所有一切事宜，写信交折差先寄。兹因嘯山还家，托带纹银百两，高丽参斤半，《子史精华》六套，《古文辞类纂》二套，《绥寇纪略》一套，皆六弟信要看之书。高丽参，男意送江岷山、东海二家六两，以冀^①少减息银，又送金竺虔之尊人二两，以报东道之谊，听大人裁处。男尚办有送江家、金家及朱岚暄挂屏，俟郭筠仙带回，又有寿屏及考试笔等物，亦俟他处寄回。

余俟续具，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冀：希望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膝下：

儿子于三月初六蒙皇上恩典得分会试房，四月十一日发榜出场，身体健康平安，全家平安，所有一切事宜，写信交信使先寄。因为嘯山回家，托他带回纹银一百两，高丽参斤半，《子史精华》六套，《古文辞类纂》两套，《绥寇纪略》一套，都是六弟来信要看的书。高丽参，儿子的意思，送江岷山、东海两家六两，希望减少息钱，又送金虔竺的尊人二两，以报他东道的情谊，听大人裁处。儿子还置办有送给江家、金家及朱岚暄的挂屏，等郭筠仙带回，又有寿屏及考试用笔等，也等他寄回。

其余等下次再禀告，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）

禀父母·取借款须专人去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三十日发第七号家信，内有升官谢恩折及四弟、九弟、季弟诗文，不知到否？

男于五月中旬出瘟疹，服药即效，已痊愈矣，而余热未尽。近日头上生癩，身上生热毒，每日服银花、甘草等药。医云内热未散，宜发出不宜遏抑；身上之毒，至秋即可全好，头上之癩，亦不至蔓延。又云恐家中祖莹^①上有不洁处，虽不宜挑动，亦不可不打扫。男以皮肤之患，不甚经意，仍读书应酬如故，饮食起居，一切如故。男妇服附片、高丽参、熟地、白术等药已五十余日，饭量增加，尚未十分壮健，然行事起居，亦复如常。孙男女四人并皆平安，家中仆婢皆好。

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丽参二两，此万不可少，望如数分送，去年所送戚族银，男至今未见全单。男年轻识浅，断不敢自作主张，然家中诸事，男亦愿闻其详，求大人谕四弟将全单开示为望。

诸弟考试，今年想必有所得。如得入学，但择亲属拜客，不必遍拜，亦不必请酒，益恐亲戚难于应酬也。

同县邓铁松之病略好，男拟帮钱送他回家，但不知能至家否？宝庆公车邹柳溪死，一切后事皆男经理。谢吉人、黄麓西皆分发江苏，周子佩、夏平皆分吏部主事。

曾受恬去年所借钱，不知已寄到否？若未到，须专人去取，万不可再缓。如心斋亦专差，则两家同去；如渠不专差，则我家独去。家中近日用度如何？男意有人做官，则待邻里不可不略松^②，而家用不可不守旧，不知是否？男国藩谨禀。
(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)

【注释】

①莹：坟地。

②松：轻松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我五月三十日发了第七号家信，里面有升官谢恩折及四弟、六弟、季弟的诗文，不知收到没有？

儿子于五月中旬，传染瘟病，吃药马上见效，已经好了，但余热没有尽。这些天头上生癩，身上生热毒，每天吃银花、甘草这些药。医生说内热没有散，适宜发出来不宜压下去，身上的毒，到秋天应该会好，头上的癩，也不至于蔓延。又说恐怕祖坟上有不干净的地方，虽说不适合去挑动，也不可以不打扫。儿子以为是皮肤上的病，不很留意，仍旧读书、应酬和以前一样，饮食起居，一切照常。儿媳妇吃附片、高丽参、熟地、白术这些药，已五十多天，饭量增

加，还没有十分健壮，但做事起居也照常了。孙儿孙女四个都平安。家中婢女、仆人都好。

以前写信说寄给金年伯高丽参二两，这万万不可少，希望如数分送，去年送亲戚族人的银子，儿至今没有见到全部清单。儿子年轻识浅，决不敢自作主张，但家中的事情，儿子还是想详细知道，求大人叫四弟把单子开来让我看一下。

弟弟们的考试，今年想必有所得。如果能入学，只要选择亲属拜客，不必都拜，也不必请酒，因为怕亲戚族人难于应酬。

曾受恬去年所借的钱，不知已经寄到没有？如果没有到，要派人去取，万万不可以再缓。如心斋也派专差，那么两家一起去，如他不派专差，那我家一家去。家中近日用度如何？儿子的意思是有人做官，那对待邻里不可以不略为宽松，而家用不可以不仍旧照旧，不知对不对？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）

禀叔父母·托人带银两归家

【原文】

侄国藩跪禀叔父母大人福安：

八月十六日发第十三号家信，不审已收到否？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，系八月半在省城所发者，知祖父大人之病又得稍减，九弟得补廩，不胜欣幸。

前劳辛垓廉访八月十一出京，侄寄去衣包一个，计衣十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侄有银数十两欲寄回家，久无妙便^①，十月间武冈张君经赞回长沙，拟托渠带回。闻叔父为圳上公屋加工修治，侄亦欲寄银数两，为叔父助犒赏匠人之资。罗六（嘉桓）所存银二十二两在侄处。右三项皆拟托张君带归。

前欧阳沧溟先生馆事，伍太尊已复书于季仙九先生。兹季师又回一信于伍处，托侄便寄，家中可送至欧阳家，嘱其即投伍府尊也。牧云又托查万崇轩先生选教官之迟早。兹已查出，写一红条，大约明冬可选。此二事，可嘱澄侯写信告知牧云。

侄等在京，身体平安。西席朱湘宾九月十一出京，是日即聘庞君（名际云，号省三，直隶人）。

曹西垣初十挈^②眷出都，黎月乔十六出京。江岷樵于初八到京，严仙舫初十到京，余同乡俱如故。

常南陔先生欲以其幼女许配纪泽，托郭筠仙说媒。李家尚未说定，两家似皆可对，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？望示知。余容续具。侄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妙便：可靠方便的人。

②挈：携带。

【译文】

侄儿国藩跪禀叔父母大人福安：

我八月十六发的第十三号家信，不知收到没有？九月初十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的信，是八月中在省城所发的，知祖父大人的病，又减轻了些，九弟补了廩生，不胜欣幸。

前不久劳辛垓廉访，八月十一离京，侄儿寄去衣包一个，共计衣十件，不知已收到没有？侄儿有几十两银子想寄回家，许久没有方便的机会，十月间武冈张经赞君回长沙，准备托他带回。听说叔父为圳上公屋加工修治，侄儿想寄几十两银子，作为帮助叔父赏工匠的钱。罗六所存的银子二十二两，在侄儿处。以上三项，都准备托张君带回。

前欧阳沧溟先生谋教馆的事，伍太尊已回信给季仙九先生。现季师又回一封信到伍太尊处，托侄儿方便寄回，家里可送到欧阳先生家，嘱咐他马上送给